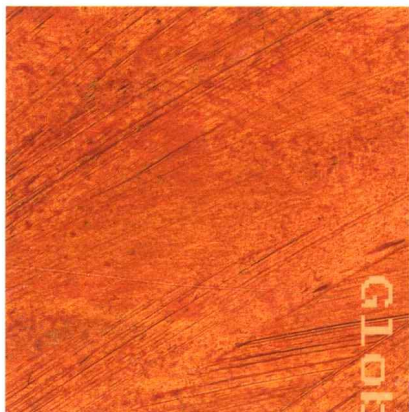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人文与社会系列



全球化的关键概念

[挪威]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著 周云水 等译

Thomas Hylland Eriksen


Globalization: the Key Concepts


全球化的关键概念

[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著 周云水 等译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

本书得到挪威海外学术推广机构的翻译资助

 N O R L A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的关键概念 / (挪)埃里克森 (Eriksen, T.H.); 周云水, 张劲夫, 叶远飘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0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 Globalization: the Key Concepts
ISBN 978-7-5447-3207-9

I. ①全… II. ①埃… ②周… ③张… ④叶… III. ①全球化—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9154号

Globalization: the Key Concepts by Thomas Hylland Eriksen
Copyright © Thomas Hylland Eriksen 200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C Black Publishers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0 号

书 名 全球化的关键概念
编 者 [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译 者 周云水 张劲夫 叶远飘
责任编辑 陈 锐
装帧设计 侯海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45千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207-9
定 价 3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刘 锋 彭 刚

项目执行 李瑞华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主编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5
第一章 抽离	21
第二章 加速	40
第三章 标准化	59
第四章 互联性	79
第五章 移动	103
第六章 混合	119
第七章 脆弱性	137
第八章 再嵌入	155
扩展阅读	170
参考文献	173
译后记	187

序 言

我的大办公桌异常结实耐用,并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调整到了适合我个人的高度,它由瑞典的世界级工程师设计建造,并采用了最好的仿硬木和真正的钢板。然而,这张办公桌最近还是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原因很简单:桌子不仅要承受我日常读到半截的书籍和论文,还要支撑大量有关全球化的图书资料,这些书籍几乎摞成了十二个摇晃的小山堆。自1990年以来,我便开始关注全球化和跨国主义问题,积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桌子上的书籍只是这些资料的一部分。写作本书使我想起了一个笑话:学者是以图书馆的手段创造另一个图书馆——无数的期刊、剪报、下载的文章和个人观察材料的不断收藏和积累。甚至要概括每一本书与每一篇重要论文的内容,都是一件令人绝望和没有尽头(而且相当枯燥)的工作;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章没有读到,也可能永远不会去浏览。我在乡下的朋友布林斯韦德曾跟我讲起一个小故事,是讲一个人试图收集1972年9月1日这一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意识到,他不可能对每一件事都面面俱到,于是决定缩小他的野心,成为一名研究单个日子的专家,也就是9月1日这一天。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要求他学习新的语言,并订购俄罗斯广播电台的录音带和最新版

的巴西报纸。当然,尽管他为此做了很多年,但这个可怜的人在完成这件事之前就疯了。

2006年2月,我开始为这本书的写作搜集资料,考虑从何处入手谈论全球化——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庞大的话题。此时,外界的一个偶发事件成了我的救援,当然,这在学术研究者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一直以来,围绕全球化这个主题,我阅读了两大类不同的书籍。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表达了他的雄心。他把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描述成了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印度、中国、北大西洋及其他地区的公司,在其中进行着没有障碍的相互竞争:这个整合的世界是资本主义获胜的地方,不管你是否喜欢,它都是适者生存之地。弗里德曼担心美洲的劳务市场,认为中国的崛起在全球经济中将是一股上升的力量,并指出互联网与全球金融市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保证。

另一本著作是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亚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aia*),这本极度悲观主义的论著,主要讨论了气候变迁与环境破坏问题。作者认为,面对人类大规模的能源利用,地球的自我调节机制正在摇摇欲坠,无法预见但确定无疑,这将会带来巨大的后果。与弗里德曼对全球资本主义所持的乐观评价完全不一样,洛夫洛克指出了重要的方面,就是全球化会产生普遍的脆弱性。

我正在考虑这些著作并思考如何比较它们时,一眼瞥见了放在桌上的早报,上面的一幅画面生动描绘了中东城市民众游行示威的场面。这场游行示威及随后的怠工,以及消费者的联合抵制和短暂的外交危机,都是源于丹麦的一家重要报纸刊载了十二幅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这些漫画的内容谈不上具有攻击性,但在逊尼派穆斯林当中,普遍禁止描画先知的形象。丹麦之外的(尤其是国内的)许多穆斯林教徒认为,这种宣传是有意的羞辱。不管丹麦的报纸编辑制作这些漫画有何目的,他都无法预料到整个穆斯林世界对这些漫画的反应,并通过这些反应破坏

到丹麦与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关系。

我们谈论漫画论战的含义,旨在尽力去理解全球化。我认为,这起事件说明了,当今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问题被全球化了,而且牵涉到情感方面,这个案例就涉及羞辱及冒犯感。人们不再出版对伊斯兰教(或者犹太教及印度教等)进行批评的刊物,除非确定当地读者不会在阅读之后对其他地方产生误解。在全球化的世界,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自由而迅捷地传播——尽管都有这样做的潜能。

我们居住在一个收缩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交往、摩擦、比较、沟通和运动,都不受距离的限制。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持续发生的活动,其任何后果都没有超出事发地的范围。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勾勒全球化的主要维度,并指出研究和评论全球化的方式。本书不是要全面概述这一领域,而是试图去开启更多的门,并为读者指出我所发现的富有成效的方向。

本书直接涉及的人员并不太多,但有两位匿名评审人,以及冰山出版社的特里斯坦·帕尔默,他们从本书初稿开始,一直不断地鼓励我持续地改进,为此我深表谢意。克里斯汀·阿尔瓦雷兹为我检索并复印了大量的相关论文,本人非常感动!如果没有奥斯陆大学“跨国流动研究小组”直接和重要的协助,本人的耐心恐怕早就被磨光了。这个研究小组由玛丽安·利恩(Marianne E. Lien)领导(本书也算是完成了对该项目的未尽之责)。近年来,我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同仁们,一起讨论有关人类安全的人类学问题,该课题组由奥斯卡·萨明克(Oscar Salemink)领导;多年来,我还参与了马尔默大学的各类学者组合。当然,还需要提到很多人,但有一人必须在此明确指出:爱德华多·阿尔凯蒂(Eduardo Archetti)多年前引导我走上研究之路,但他却在2005年6月英年早逝。我们曾一起不停地讨论这本书的关键主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以至于我在努力写作本书时,还能感觉到他正凝视着我,急切地要说出他的观点。

非常高兴看到本书的中文版面世,本人深感荣幸。西方社会的每个人都注意到,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中国正在向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迈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与西方国家一样,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污染、环境退化、压力和全球化的八个特点。尽管在本书所谈及的许多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会有一些的差别,但也会有很多的相似性;尤其重要的是,东西方社会都要面对本书讨论的全球化难题。

因此,我期盼中国的读者能通过本书的阅读,找到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就像西方国家的读者一样,清醒地预见到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最后,我要感谢本书几位优秀的译者,特别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周云水博士,还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挪威奥斯陆

2011年秋季

导 论

“全球化”这个词的广泛流行,预示着我们需要谨慎。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即使在学术界,人们也很少使用这个词,但是现在只要你翻开报纸,几乎都会遇到这个词。这容易使人觉得,它是一个时髦的标签,可以指任何我们不甚了解的现象。然而,撇开全球化概念不谈,而去重点关注它所包含的现象,基本上来说将是一件愚蠢的事。我们需要一个通用的共同术语,从多方面、多角度描述世界各地与日俱增的互联方式。然而,就其本身的使用来看,“全球化”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或者至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本书后续各章将涉及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在此之前,很有必要进行分类和筛选工作,以便划定探寻的领域,并提出一种理论的方法。

事实上,全球化这一术语很新,但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进行思考,并对全球的互联性加以理论化。或许,哲学家黑格尔是第一个思考全球化的理论家,因为他不仅仅讨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还探讨这种联系引发的意识状态。黑格尔提出了“世界精神”这一著名概念,这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内化在所有人之中,但是会不均衡地发展,他认为可以将人性的所有方面想象成一类社区。然而,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康德,却在他那篇

关于永恒和平的重要论文中,提出了世界大同主义的主要观点,使全世界的人——不论各自的差异——都可以公正和礼貌地展开对话。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与现代民族主义处在同一时期,而且日益彰显的是,尽管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且被当作全球化的对手,但其仍有自身的特点。

19世纪是殖民扩张的时代,科学发现与北方的工业化,伴随着许多新的思想形式和世界模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就其野心来讲,一定具有全球性。19世纪的文化历史学者,试图在他们浩瀚的论文中涵盖所有的人。这些论文通常钟情于进化论,将自身所处的社会放在发展阶梯的顶部,因为工业的发展、殖民扩张、技术变革(19世纪30年代首先出现了蒸汽机)和国际贸易,在那个世纪的增长都是令人惊叹的。19世纪还有一项重要的发明是电报,它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摆脱物质载体的运输而传递信息。1866年开通了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从伦敦到纽约的信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得到传输。不言而喻,这种创新改变了空间与距离的概念。

传输信息的通讯技术和运输物品的技术,在20世纪继续迅猛发展,比如飞机和无线电广播设备的发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托洛茨基坚定地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搞社会主义,因为世界相互联系得太密切,以至于国家层面的单独发展是不可行的,因此他热情地支持世界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涉及的战争方式和兵种,证明其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争,各大洲都卷入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

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的互联性在持续增强。跨国公司的数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目都在快速增加。联合国也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其分支机构。国际旅行变得日益容易和平常。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杜撰了一个术语——“地球村”,用来描绘新的大众媒介的状态。按照他

的观点,尤其是电视,将使全球各地的人们产生共同的参照系和知识体系。在这一时期,全球变迁——经济、环境和政治——成了许多新的学术著作的主题。有些人使用“发展”这一术语,暗示贫穷国家最终将会“赶上”富裕国家(Rostow,1960)。另外一些人更愿意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暗示富裕国家正在积极地剥夺贫穷国家,并阻止它们的发展(Amin,1980;Frank,1975)。“西方化”这个词,过去常用作贬义词,现在已经用得非常普遍。在此期间,沃勒斯坦提出了他最重要的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1974—1979),他将当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追溯到始于15世纪的洲际贸易。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随后出现了永久性的国际分工,将全球分成核心区(富裕国家)、边缘区(贫穷国家)和半边缘区(比如俄罗斯、巴西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邓恩与霍尔(Chase-Dunn & Hall,1997)在阐述世界体系理论时,比沃勒斯坦看得更远。他们采用跨越上万年的视角,分析跨国体系的发展过程,并且认为,原来存在多个中心的世界在19世纪初期逐渐整合成一体,在一定意义上讲,几个主要的中心到那时已经有了定期的接触。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不仅关注经济,也关注文化过程,他的著作《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1982),表明了人类学的关键性转折,即不再局限于研究与世隔绝的小群体。这本书从被征服者的角度分析帝国主义,表明大部分的“土著人”很早以前就不是土著了(Lewellen,2002:14)。

当今的全球化

早在创造“全球化”这个新词之前,就有相当多的人意识到,世界各地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当前的世界的确有些新变化,尤其是1989年至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公众对全球化和跨国现象的兴趣日益高涨。这里面同时涉及三个因素:

第一,冷战的结束使得全球一体化程度更加紧密。自20世纪40年